

# 妈妈的歌

□如东 桑云梅

我不知道我的妈妈原来会唱歌,我更不知道我的妈妈原来能把歌唱得这么好。

妈妈的家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,草长半人高的牧场就是我们的游乐园。

我是在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听到妈妈的歌声的。那时,我正在蒙古包里,穿上蒙古族人的嫁衣。当我转过身来,母亲的眼里闪过一丝讶异,很快的,泪水迷离了她的眼眶。我知道,母亲的悲伤是照见了出嫁时的自己,是别离的不舍。

初夏之夜,天空还泛着淡淡的白色之光。远远点点蒙古包散落在草原之上,个个通体透明,像碧玉上的粒粒珍珠。

而此时,虫们正轻吟浅唱,进行着它们的游戏,闲度这夏夜。在母亲旁边的我,望见母亲不老的容颜,她双唇轻启,竟发出歌一样的声音。我闭上眼,是那首妈妈们日夜传唱的《摇篮曲》。将身伏在妈妈盘坐着的瘦削的双腿上,我任由妈妈的声音传着、唱着,浮在空气

中。长长的颤音,游离的是妈妈一望至清的柔情。沙沙的质地,念想的是妈妈曾经沧海的痴迷。妈妈的身体随着歌唱的呼吸柔软地起伏,妈妈舒展的眉头镌刻着她的前世今生。我的妈妈原来会唱歌,还能把歌唱得这么好。虫们,请再轻些为妈妈伴奏,再轻些。

唱完歌的妈妈悠悠讲起了与父亲的往事,往事虽隔二十年,妈妈讲起来好像就在昨天。妈妈的声音轻轻地跳跃着,却好似凝聚了整个绿色草原的情愫。妈妈说,爸爸若是草原上空的雄鹰,她便是绵羊,始终给他以仰视的姿态和温柔的目光。妈妈又说,爸爸若是草原上的骏马,她便是牧人手中的鞭儿,给他以轻轻的抚触和深情的鼓励。大草原就是他俩的媒人,爸爸和妈妈在草原上嬉戏、在草原上长大,在草原广阔的怀抱里成了亲,大草原是紧紧连接他俩的红绳。在年轮由小到大的变奏中,他们共同传唱着草原的歌儿,这些祖先们世代留下来的歌儿。她吟《摇篮曲》,

他唱《放牧歌》,在高旷辽远唱和的歌声中,他俩劳作的手儿通过歌儿轻轻触碰,他俩深邃坚毅的目光通过歌儿紧紧缠绕。草原上的人儿都知道,爸爸和妈妈是大草原上歌唱得最棒的一对,只要他俩一唱歌,羊儿就会幸福地咩咩叫,马儿都会停下脚步来听。妈妈叹“那幸福啊,就像我们喝的羊奶一样日日流淌,天天稠浓。”可是,有一天,这幸福就像空中的风筝突然断了线,爸爸就这么走了,离开了他的草原,离开了他深爱的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女儿。风中笛戛然而止,草原上没有了爸爸浑厚的声音,从爸爸走的那天起,草原上就再也听不到妈妈的歌唱之声。

妈妈的泪水已不见了,“你几个月大的时候听到妈妈唱过摇篮曲,明天要离开妈妈出嫁了,我要为你再唱一遍。”于是妈妈又唱了起来,妈妈的歌声又在草原上弥散开来。

那天之后,我再也没有听到妈妈唱过歌。

## 钥匙

□南京 刘少勤

儿子已成帅小伙,该张罗买房了。前些天去一处楼盘看房,进单元门是人脸识别,上电梯、入室都是输密码。听售楼姑娘介绍,小区已淘汰传统的金属锁和钥匙,全以智能的取而代之。回到家,儿子立马联系更换门锁,指纹、密码、刷脸都行,还能用同品牌手机开锁,方便得很。出门不用带钥匙了,一时还真不适应,我想起了自己和钥匙的故事。

幼时生活在小山村,民风淳朴,不少人家家都夜不闭户。我家四间房,三扇门,五六只柜,但没一把锁。白天父母外出,就掩上大门,用一截绳或一段藤条随意缠绕门环,我放学回家,随手一扔一推,旋风般扑到灶台边吃吃的。那时,馋和饿总是缠着我。“好好读书,长大后什么好吃的都有”,母亲的话让我在恍惚中看到了几十年后的大鱼大肉。

十多岁时到镇上读书。爱臭美的男生将钥匙挂在腰间,在他们走路时钥匙碰触的声响中,我的好奇心和自尊心也在碰撞,他们家有多少屋子、多少门、多少锁呀?问题锁在心里,常幻想自己也有了一把明晃晃的特大号的钥匙。后来打开心锁的,还是姚老师“知识是开启梦想殿堂的金钥匙”那句作文批语,从此我不再纠结于那一把把钥匙,而是痴迷上一道道难题。大操场上,全校师生大会上,我曾神气地上台领取唯一的校长奖学金,激动得将先前彩排多遍的鞠躬动作忘得一干二净。

十八九岁时穿上国防绿。真正接触钥匙,是当上文书之后。那时,文书要负责管理连队枪弹和战士档案。交接现场气氛严肃得近乎凝固,梁连长亲自监交,我像牧羊人暮归数羊一样,一遍遍地清点,郑重地签名、按手印。接下来

## 架子肉

□辽宁盘锦 侯召明

我极少去饭店吃饭,若是吃到特别的饭菜便会记住许久。

那天,我和大哥大嫂外出办事,回家晚了,大嫂说到饭店吃点吧,正好看到一家“春饼店”,于是进去。

小店不大,很整洁,店里有一名女服务员,一名厨师,厨师也是老板。我们点了一些春饼,又点了一个架子肉、土豆丝,还点了一个汤锅。

很快菜就上来了。饼很薄,三十张饼,装在盘子里,真是薄如蝉翼。我卷了一些土豆丝,放上一些葱末,香香的,很筋道。再卷一个架子肉的,肉很薄,在一个竹篮架子上,吃来也很香。肉入口即化,还有点芝麻和孜然。架子肉下面是豆芽菜,豆芽是笨豆芽,吃起来脆脆的香,是小时候的豆芽味道。把土豆丝、绿豆芽和架子肉一起放入饼上,卷起来,吃着真是好吃。我

交接钥匙,在我接过钥匙的刹那,老文书忽地又将钥匙攥回自己手里,许久才递给我,钥匙暖暖的、黏黏的。一旁,连长用闽南口音普通话叮嘱:“你要乐(热)爱岗位,钥匙是你第二生命!”闽南人说话,汉语拼音“r”同“l”,也别有韵味。待他们离开,我将钥匙放在掌心久久端详,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掌管钥匙,如此重要的钥匙啊!兴奋之后便是志忑,不知该放哪才好,接连几夜都是梦里找不到钥匙而惊醒。还是老文书传授了要诀,钥匙总算保管妥当。一天我在连部值班,熊排长过来令我交出枪械室钥匙,我竟吃豹子胆般地报告只服从连长一人的指令,他先是恼火,后又咧嘴笑了。嘿,他在考验我!

一年后上军校。交出钥匙,如释重负,但心里空落落了好久。

毕业了,先到基层锻炼,磨掉几层皮后到机关财务部门工作。管着这门那柜的,又为钥匙太多而苦恼,真正苦恼的还是各种诱惑干扰,考验如影随形。秦处长是位知心大姐,反复告诫“财经法规是带电高压线”。七八年中,我守着钞票支票,胸前几枚奖章让我无比光荣。

转业后,我脱下心爱军装,交出一串钥匙,我在泪水中彻悟何为忠诚。到地方工作,我领到了几把新钥匙。新钥匙,新归属,新责任。肩上的六颗星星没了,但我心里有轮太阳,记着领导“能静、能思、能文、能扛、能熬”“以服务力创造感动、创造意义”的叮嘱,欢快地干着一件件小事、幕后事。不久,我被推选到新的岗位,换了办公室,手里又多了几把新钥匙。

如今,一向传统物化的锁和钥匙也变得虚拟和智慧。多变快变中,何以应变得变,我想,如果说使命是一把锁,那么责任就该是一把“金钥匙”吧。

## 看着看着,花儿就开了

□南京 孔繁勋

友人燕子有一个小小的花园,是从家前屋后边边角角开发修整出来的,常年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,成了小区一道风景,邻居们早晚散步,都会驻足观赏。

燕子养花有自己的感悟,多年前还特地把自己的笔名取为“自由行走的花”。她说,爱花就要懂花,了解各种花的习性。种花不但要考虑花儿自身的特性,还要兼顾四季的特点,根据不同季节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花,让每个季节都有花开。她这地里、盆里,有春天开的月季、百合、牡丹、美人梅,夏天开的荷花、紫薇、绣球、茉莉,秋天开的菊花、木芙蓉(三醉芙蓉),冬天开的蜡梅、结香、琵琶,四季都有花开。在花的周边,还栽种、点缀着四季常青的红枫、青竹、芭蕉、石榴树、柿子树、苹果树,让红花绿叶相互映衬。另外,不同的花栽种在什么地方,也要有所选择。在东窗外,她选择栽种了树状月季,这是一种嫁接的月季,朵儿特别大,

花期也长,一到四月份,大朵大朵的花儿竞相开放,真是千朵万朵压枝低啊。有时剪下几朵,一朵供佛,一朵敬茶圣,再一朵布置茶席,有时也会把不同品种的花朵剪一些下来,做成鲜花插。在有阳光的午后,她会静静地坐在窗下,抬头视线所及就能欣赏窗外美丽的花朵,泡一壶茶,捧一本书,让茶香、书香与花香结伴,充盈每一个美好的日子,这便是她最幸福温馨的时刻。

邻居们在散步欣赏小花园的时候,很少注意到燕子起早贪黑在园子里忙碌的身影。常常天刚亮,她顾不上洗漱就忙开了,给花儿浇水、施肥;傍晚,别人遛狗、散步,她还在给花儿剪枝或松土,及时除去残枝败叶。每每栽新的花,她都会把土坑挖大一点,除去不好的土壤,捡掉石块、杂质,换上营养土,施入平时自制的用生活垃圾发酵生成的肥料,再浇上定根水,等它成活后,定期用买来的豆饼、有机肥和残剩的茶水、淘米水给它加强

营养,这样就会开出又鲜艳又肥硕的花朵。一到冬天,对怕冷的佛手、玉兰、仙客来、茉莉等,她会一盆一盆地搬进屋内,这样便能在寒冬腊月里感受花草的盎然生机。对栽种生长在地里搬不了的花,就用塑料薄膜早晚盖上,白天再打开,接受阳光的照射。燕子对花草的呵护、料理可谓倾心、周到。她常说,花儿是有生命的,你的所有付出,它们都会无私地回报,报以艳丽的色彩和沁人心脾的芬芳。在有月亮的晚上,她也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花儿旁边,歇下来,和它们说说话,谈谈心,看着看着,花儿就开了,接着就夸夸它们长得快、朵儿开得大,看着它们从含苞待放,到灿烂盛开,享受花草世界的生命过程。

记得燕子说过,对花草要有虔诚之心、尊敬之心。因为花草也有灵性,有着很好的疗愈作用——它们用绽放和笑脸,用柔情与灿烂,来修整着我们脚下的颠簸与日子的泥泞。

## 夏天的热闹

□江西赣州 邓素芳

如果说,一片池塘的好,只有鱼虾最知道,那夏天的热闹,乡村最知道。

一年里头,五月的乡村最是令人神往。天气不冷不热,我们换上薄薄的衣裳,身子变得轻盈,游荡在丛林之间。周围的树木高大茂盛,田里的庄稼开始耐不住寂寞,噌噌地长了起来,绿油油的。山上的一汪泉水,经过了一个春,更加充盈,哗啦啦地唱着歌。头上的天空是蔚蓝的,偶尔几只燕子斜飞过来,穿着一身燕尾服,仿佛赴一场盛大的夏日之约。周边的一切都热闹起来。

这个季节,正午的阳光还不似仲夏那般毒辣,阳光像织布机上的千万丝经线,闪着光,自密叶的缝隙中洒下,细细碎碎地落在老宅的院子里。院子正中间的那棵枇杷树结满了金黄的果子。枇杷树边上,还有一棵李树,苍翠欲滴。李子也

不甘落后地开始探出头来,颤巍巍地挂在枝头,胆怯地躲在一片片树叶的下面。连蝉也开始润润嗓子,唱起了美妙的歌声。

旧时,每至夏日,我和小伙伴便喜欢躲在树底下,等着捕蝉。晌午时分,已有些闷热,大人们忙完农活,都躲进了屋里打盹,我们便开始我们的捕蝉计划。

我们用一个大碗盛满面粉,慢慢往里头加水,和成一个大面团。随后,一向不拘小节的我,小心翼翼地把和好的面团放入清水中,仿佛手中捧着一件珍宝。我屏住呼吸,轻轻地揉洗,直到面粉完全脱净,只剩下筋,这面筋就是捕蝉利器。接着,我们在准备好的竹竿顶端捆一支牙签,把面筋搓成团,裹在牙签的尖上。捕蝉装备准备好了,我们开心地举着带黏团的竹竿开始到满院子寻蝉。因为蝉总是按耐不住地展示自己的歌喉,所以不

必太费劲,我们便能准确地预测蝉的位置,悄悄用面团去粘蝉的翅膀,只要粘住了,蝉就逃脱不掉了。

我们一面在山野之间寻觅着蝉,一面开心地采着野花,追着蝴蝶。天空总是弥漫着一阵阵清脆的笑声,沉寂的乡村,变得更加热闹起来。

路过小溪,还能看见有妇女在溪边捣衣。溪上闲游的鸭子竟一点也不怕生,一会儿过来啄一下衣裳,妇女也不轰它,任由它悠闲自在地在水里游荡。

若是在傍晚出去散步,常常会瞧见村子里人家吃饭的情景。大伙把桌椅饭菜端到门前,吃得津津有味。有时,孩子们喜欢到隔壁夹几块肉,一样的菜,总觉得别人家的才好吃,然后互相夸赞一番。

夏天的热闹,乡村永远比城市更知道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63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